

故城村：中山故都的千年坐标



依傍太行，奔腾滹沱，悠久的历史文脉中隐藏着古中山国 700 余年间三立三灭的历史兴衰故事。从 3000 多年前中山国封立，到公元前 296 年被赵国伐灭，石家庄市灵寿县故城村作为其两次立国的国都所在地，至今遗址犹存。环绕都城的城东、城南、城西各村落，皆以“城”为名，西城南、东城南、南城东、北城东、城西。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垣一台，犹如历史的活化石，见证了古中山国的历史变迁，也标注着古中山国故都的地理密码，成为“千年古县”灵寿最直接的历史源头。



■故城村。



■冬季俯瞰中山国古城墙遗址。



■夏季故城村和中山国古城墙遗址全貌。

□文/张梅英 李国江 图/白云飞

城垣为证

灵寿成为古中山国都，并非偶然，乃是天时地利与历史大势的必然选择。

彼时，古黄河自孟津北流，经邯郸、邢台、衡水、白洋淀，夺海河自天津入海，太行山东麓走廊是周王室通往燕、蓟的主要通途，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滹沱河与治河交汇处（今黄壁庄水库水域），河出太行，水流放缓，是太行山东麓最佳渡河点。这里自然也就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故城村坐落于太行山前自驼梁山经秋山至滹沱河的最后一道余脉分水岭之巅，北依群山、南控渡口、东瞰平原、西御戎狄，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完全契合《周礼·考工记》关于“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的建都礼制。

早在西周初年，武王伐纣定天下，推行宗法分封，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分封诸侯，统治四方。《周礼》规制“子男方五十里”，古中山国为西周分封的子男之国，封地方圆五十里，与灵寿故城周边（今灵寿、平山境内）的地理范围严丝合缝；其域内有海拔 480 余米的林山孤峰耸立，也吻合“国中有山，故名中山”这个中山国国号的由来。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也有明确记载：“灵寿，周、春秋属中山。”印证了灵寿与中山国的血脉关联。

中山国历经“三立三灭”的历史沉浮，始终以灵寿为根基。西周中山国封立于灵寿，春秋末年在晋卿内斗中覆灭；不久赵襄子又扶立中山于今唐县中人城。公元前 414 年，中山武公称公并定都顾（今定州一带），公元前 406 年，魏文侯命乐羊灭中山，并封乐羊于灵寿，足见彼时灵寿并非蛮荒之地，而是战略要地与繁华城邑；公元前 380 年，中山桓公再次复立中山，徙都灵寿，开启中山国最为辉煌的都城时代。这座城址自始建起，便以太行为屏、滹沱为铉，成为控扼南北的战略枢纽。

建城智慧

位于今灵寿县故城村的中山古城遗址呈西北有凹角的长方形建制，现存夯土城基至今保存完好，层层夯筑而成，土层约为 6 厘米。城垣南北长约 1400 米，东西约 1300 米，地面高度在 3 到 8 米之间，城墙顶部宽约 20 至 30 米，墙体厚 40 多米，其中西城墙最宽处顶部达 35 米。

古城遗址的城内无论是功能分区还是路网布局，都清晰规整，堪称战国时期太行山东麓规模宏大、规制完备的诸侯国都邑。有被称作召王台的土丘、八角井及数亩之余的养鱼池，还有数条河流从古城内源起，在城东还发现有粮仓及漕运码头遗迹。从整体规制来看，都城营造不仅

完全符合西周子爵诸侯国“方三里”的建都礼制，也与西周封国都城建造高度契合，显示出古中山国都城的恢宏与建制水平。

召王台遗址是灵寿故城内制高点，高五丈许，周百余步，在其夯土台基之上，遍布柱础石与建筑残件。召王台东南百米处的八角井，用弧形砖垒砌，以特制琉璃瓦封顶，井口呈八角形，为王宫御用饮水之源。井内至今依然有水且水质清冽，历经千年不涸。

1988 年，灵寿县故城中山古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权威肯定了灵寿作为古中山国都的历史价值。

公元前 380 年桓公徙灵寿后，随着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都城无法容纳更多的人生活居住，于是规模不断拓展，在都城西 500 米左右金水河对岸又扩展了一座新城，被称作郭城或外城。

经 1977 年至 1982 年期间考古勘察，中山国郭城遗址依山就势而建，呈不规则“桃”形，中间南北有隔墙。东城北部为宫殿区，发现地下有大型夯土建筑台基遗迹；西城北部为陵墓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分布着成公、桓公墓，以及制陶、铸铜、铸铁、制玉、制骨等作坊。

从其遗址数据来看，作坊规模宏大、分工较细。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瓦当等文物，工艺精湛、纹饰华美，呈现出当时古中山国发达的手工业。两城南部，居民区依地势错落分布。城外东西两侧有河道环绕，既能满足城内的供水之需，又起到了防御作用，体现了古中山国“山在邑中、水绕城郭”的建城智慧。赵国灭中山后，此城便逐渐废弃。

村名如碑

故城村位于灵寿县牛城乡，走进该村，最先闯入视野的是那段看似寻常却横亘阡陌的古城墙。

西汉初年，在滹沱河两岸，分置蒲吾县和灵寿县，而在西晋之前，灵寿县治一直设于故城村，城垣之内既是王都宫阙，又是州县治所，烟火绵延千年。西晋时，县治南迁至如今的灵寿县城，从那时起，这里便被称作“故城”，意思是“古老的都城”。唐《通典·古冀州》中记载：“灵寿，本中山国之都也，汉旧县，故城在今西北。”

环绕故城的村落，北城东、南城东居东，东城南、西城南位南，城西守西，与故城村的城垣方位严丝合缝，一一对应。其周边的城东、城南、城西等村落，如今依旧守着“城”字旧称，以村名为碑，世代相传，从未中断。在春秋战国时期，能以“城”命名周边村落，且形成东西南北环绕格局的，绝非一般的郡县治所，唯有诸侯国都城，才能形成如此规整的方位村落体系。

这些村名，并非后世随意命名，而是从中山国时期一脉相承而来，精准锚定着都城的城门、城郭与四周边界，

护佑着中山国都的核心坐标。

文脉为根

在对古中山国的历史研究中，曾有地望之争，有人将平山三汲遗址认为都城。事实上，从考古规制与古代丧葬礼制来看，平山三汲绝非都城，而是中山国的王室陵墓区。都城与陵墓，二者功能分明、不可混淆。

自商周至秦汉，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均遵循“陵城分离”的礼制，秦都咸阳与骊山陵、汉都长安与五陵原、赵都邯郸与赵王陵，无一不是都城与陵区分离，从未有王朝将王室陵墓建于都城之内。都城为阳，是君主理政、百姓聚居之地；陵墓为阴，是先王安息之所。阴阳相隔、尊卑有序，这是不可逾越的典章制度。中山国尊崇周礼，自然恪守这一规制。

考古勘探与发掘也证实，故城城西 2000 米处即为中山王陵区。1974 至 1978 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两座王陵，出土随葬品 19000 余件，其中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并称“中山三器”，器物铭文清晰记载中山国世系，成为补全中山国历史的关键实证。这片区域以王陵为核心，配套陪葬墓、车马坑、葬船坑，是规格极高的王室陵园，而非宫殿林立的都城。

而故城村都城遗址，从未发现过大型王室墓葬，只有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和民居遗迹，完全符合“事生不事死”的都城功能定位，进一步证实了灵寿故城的都城地位。

中山国存史 700 年，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三次立国、两次定都灵寿。公元前 296 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国力大增，发兵攻破灵寿，中山国就此覆灭，这座辉煌近百年的都城随之淡出历史舞台。但故城文脉并未中断，西汉初年置灵寿县，故城村为县治所，城垣依旧发挥着行政中心的作用；西晋时县治南迁，故城村褪去行政光环却留存下了完整的都城遗迹。

时至今日，故城村的老人依旧能细数城墙的故事、赵王台的传说，口耳相传的历史，与城垣、村名、文物相互印证，构筑起中山故都最坚实的证据链。

河北大地自古文脉绵延，人们常以“燕赵”代指河北，却常常忽略曾纵横太行、称霸一方的中山国。这个由白狄鲜虞族建立的诸侯国，融合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山文化，成为燕赵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璀璨篇章。灵寿故城村，作为中山国的都城核心，更是中山文化的魂与根。

千年风雨吹过，滹沱河水静静流淌，如今故城村依旧矗立在滹沱河畔，只是那古城墙上杂草丛生，墙下黄色的油菜花开得绚烂，暖风拂过，蜂蝶纷飞，一畦畦麦田融入城东、城南等村落的袅袅炊烟中，似在向每一位来访者诉说：中山故国，魂归灵寿；千年古县，文脉永续。